

臺灣大學學生心理輔導中心 95 學年度諮詢會議紀錄

壹、開會日期：96 年 06 月 29 日

貳、開會時間：12 時 30 分

參、會議主席：臺大馮學務長 燕

肆、與會人員：

師大林家興主任、政大修慧蘭主任、台大醫院高淑芬醫師、台大社工系熊秉荃教授、台大心理系陳淑惠教授、台大學生會高閔琳會長、台大研究生協會林逸綾會長、台大學務處周漢東秘書、台大學輔中心翁儷禎主任、郭碧雲老師、王聯慧老師、連玉如老師、潘彬彬老師、王彩鳳老師、段亞新老師、朱龍祥老師、朱啟丹老師、陳嘉桓老師、吳郁芬老師（詳附簽到冊）

伍、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諮詢來賓蒞臨本校學生心理輔導中心之諮詢會議，希望各位不吝指教，提供中心更多意見與建議，讓校園的心理輔導機制落實得更完善。

陸、台大學輔中心翁主任簡報：(略)

柒、發言內容

一、師大林家興主任：

(一) 台大簡報中之問題在師大亦有相似，而各校問題又不盡相同，僅提出以下所知與大家分享。

(二) 何謂初級預防工作？初級預防工作的定義在哪？不僅是輔導中心的工作，應是全校各處室相互配合，結合學務處、教官、院系老師...等共同合作。因預防工作的數字容易被看見，辦一場演講觀眾動輒上百人，個別諮詢卻是一對一，團體亦是少數人參與，使得多數行政上級只會看重數字的表現，但其引發後續資源的負擔卻會很大，尤其是人力的分配運用上，我們中心的部份是手邊沒有個案的人力可以投入初級預防，若手邊已滿檔，則無須再投入初級預防工作的人力。

(三) 院輔導老師制度的部份，師大輔導中心的專任老師亦嘗試分工，作為各院系師生心理諮商的窗口。但個案管理員或社工與心理諮商師的雙重角色有其衝突，個案管理員須與院系師生聯繫，心理諮商師則是個越單純越能發揮其專業性的工作，兩者不應合併。

(四) 至於 1:600 是高中輔導師資的師生比，1:1500 則是比照外國的大學

輔導師資的比例，從前年兩位專任老師，到去年四位，師大仍在繼續爭取這方面的人力。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全國每一萬人有一位醫師，卻僅有 0.5 位心理師，而社區的心理治療輔導的資源更是幾近於無，目前心理諮商輔導的機制仍需台灣社會建立整體的人力配合。最重要的是中心的人力資源調配，須訂定合理的目標，而非造成人力資源上過大的負擔。

二、政大修慧蘭主任：

- (一) 翁主任剛剛提的問題，亦是各校，包含政大的共同的問題。目前政大校園心理輔導系統正朝著招募專業社工師發展，同時其人力亦需要透過各系所同時發揮其功能配合，例如可藉由助教與學生互動、聯繫。又政大初級預防工作中的新生普查亦發現學生對於職涯發展的問題有較大的需求，未來可能考量聘請生涯諮商師專門負責。輔導中心則扮演主動聯繫的角色，啟動各院系進行合作，建立起院長—系主任—導師—學生的鏈結。
- (二) 關於支持系統的部份，政大有 6 位專任老師服務 1 萬 5 千多名學生，其中 8 千多名是大學生，除了研究生服務的部分亦不足的問題，中心老師每兩週有半天的公假可至校外尋求個案督導，中心的氣氛亦很重要，同仁之間的合作與補位、專業加給...等，須使專任之人力盡量充足。
- (三) 比較不同的是對於二級工作我們仍採「預防」之觀點，尤其今校際流通之狀況越來越複雜，有許多跨校的危機個案，雖尚未造成傷害，但透過他校的教官、其他關係協助者與學生的聯繫，可透過諮商、晤談的方式降低可能造成的傷害。
- (四) 我也對剛剛師大林主任關於個管員與諮商師的工作必須分開的意見表示同意。

三、台大陳淑惠教授：

- (一) 剛剛各位諮詢委員也表示了很多意見，關於人力的投入的問題，就像林主任所說諮商師的負荷一旦過重，不論是由於一級預防工作過多，或者與個管員的工作結合造成其工作性質模糊焦點，其服務品質必然下降，尤其每位老師的時間都是固定的，或能就系上導師、助教等現有之人力資源建立一套初級個案問題解決的機制與模式，可能對於減少諮商師的負擔是很有幫助的。
- (二) 此外要注意的是需求面向，現在年輕族群的問題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多，或許可從這一面向去探討如何改善提供服務的品質及成本。

四、台大熊秉荃教授：

- (一) 由於我不是專業的心理輔導人員，僅就剛剛諸位提到的人力問題分享一些個人的突發奇想。就像前面幾位所說，系所的行政人員常與學生有許多互動，或許可提供一個連結點。此外中心實習生的人數能否增加，雖然督導的工作也會增加，但實習生就其年齡與學生較為貼近這一點來看，是否亦是很好的人力資源，能成為初級預防工作的帶動者，亦能搭配專任、兼任老師們的工作。
- (二) 臨床心理所博士班學生或許也可作為很好的人力資源來源，亦可提供校內學生一個不錯的實習工作地點。透過心理輔導中心人員的間接或直接督導，可增加更多人力資源的補充。還有經費提高可能可以提供較多人力上的資源，除了校內行政經費，也許也能朝校外業界募集資金。

五、台大學生會高會長：

- (一) 台大的確有許多研究生與指導老師之間的問題，且大學部非台大畢業的研究生也相當多，如何提供研究生適應或諮商的管道，還需要校方多加注意。
- (二) 關於教官退出校園的部分也需要被重視，教官一直是負責住宿生的問題，一旦不再由教官負責，則後續的承接及處理該如何運作也是值得大家討論的。
- (三) 翁主任提到較多的初級預防為大學部新生所佔比例較重，是否舊生的追蹤亦須重視，因舊生亦有許多潛藏的問題，如憂鬱症、休退學...等。
- (四) 剛剛講到輔導中心的人力部分多為專業人力，我對於這個部份並不清楚，僅提出一些看法，目前的導師制度多僅是每學期導師請學生吃一頓大餐就了結，很多可能沒有達到其預期的目標：師生連結，老師對學生的了解並不多，而教務處推行的 TA 制度或許也可能是被納入心理輔導體系的一環。此外，老師們或許也可以嘗試與服務課結合，增加輔導中心可用人力，以上只是個人一些突發奇想與建議。

六、台大研究生協會林會長：

- (一) 研究生協會一年最多大概遇過 20 幾件重大的研究生問題，多是與指導教授之間的問題，因雙方立場不同，又缺乏溝通橋樑或管道，教授認為研究生做得不好，當然可以不給他畢業的文憑，教授們以前也都是這樣過來的，但學生會想他努力那麼久，為的就是那一張證書，教授卻處處刁難。而來尋求協助的每位學生都有嚴重的孤獨感，常到了無路可走的地步才尋找申訴的管道，採取激烈的手段，不認為事情有轉圜餘地，只是要讓人知道而已。

- (二) 現在研究生人數逐年增加，或許就師生間的實驗室倫理、研究生的學術定位亦有不同的改變。在這方面研協與輔導中心可多加合作，彼此配合，建立起協助研究生的聯合機制。而院輔導老師亦須因應每個個案的不同情形，在執行上或許會有較大困難。
- (三) 和大學生一樣，研究生也很需要生涯規劃，但除了師長常舉辦的成功人士的經驗分享，可能更需要失敗的經驗分享，以不具侵犯性的方式，請過去的案例自願分享。

七、台大醫院高醫師：

- (一) 關於剛剛大家討論的初級預防工作，團體工作坊、院輔導老師使輔導中心的專任老師業務增加，人力的負荷重，重點在於學校如何整合各方，例如教官、導師、助教...的專業，加以統籌。
- (二) 個別諮商是一種沒用沒感覺、用了會有差別的輔導機制，是一種隱性的協助，很可能一個人因為參與了諮商就改變了一生，而這部份更是心理諮商師的專業，是我們不能忽略，甚至須被強調的部份。
- (三) 初級預防工作主要是一種篩檢出高危險群的工作，著重於大一新生的新生測驗是因為這個標的對象是較好尋找的。此外亦需要各院系老師、教官...等相關的協助人員配合，目前是他們發現問題學生轉介至輔導中心的處理方式，未來如何設計成在某些無需專業、正式心理治療的初級階段的部份，由各學院系搭配聯繫，協助學生改善問題，亦是可以在討論的。
- (四) 在心理輔導中心的定位上，其性質並非一個專業機構，而是隸屬學校的二級行政單位，身分上是行政工作人員，事實上卻必須負擔相近於專業的工作，這其中的確有其掙扎之處，而讓非研究教學機構的心輔中心肩負起督導的工作，實在有其一定的困難，未來還須要進一步研究。
- (五) 可以預見的是未來心輔中心的角色一定會更加重要，一級預防的工作，需要全校各個系統、軟硬體互相配合，建構一個友善的校園，支持師生，也支持提供全校師生支持的心理輔導中心。

八、台大學務處周秘書：

本人稍微補充一下剛剛翁主任簡報提到的心理輔導中心的目標是「拉近與學生的距離」，或許我們更要從「拉進校園的距離」這個角度繼續去發展。

九、主席總結：

本人就剛剛各位的主要意見歸納為以下三點：

- (一)就目前研究生的問題來看，研究生並無統一的入學指導，而是由各系所自己主辦，但聽剛剛兩位學生會長的意見卻是各系所並不是都完全確實做到，因不同研究室、系所有其不同的文化、慣例，需不需要將研究生的入學指導設計成全校性的業務，由校方統一主辦，可能牽涉到研究生缺乏的究竟是入學的指導，使其能適應台大的生活，還是發生問題後的解決、申訴的管道？就是校方究竟要走在這些問題之前加以預防，抑或是走在後頭，學務處確應儘快與相關單位共商對策。
- (二)人力方面則的確可以研究是否加收博士班學生及其他實習生以增加人力。
- (三)最後是個案管理員與心理諮商師角色上衝突的問題，其實就是在問如何定位心理輔導中心的服務模式(service model)。與其探討中心人力的定位與支持系統，更要問的是輔導中心的定位與支持系統為何；目前學務處生輔組推動中的導師制度、住宿組的教官面臨轉型的問題，加上學輔中心的機制，如何於心理師之外加上社工師、精神科醫師的支援，重點就在於如何統籌規劃出一套完善的機制。

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提出了很多問題所在，亦提供我們很多新的意見跟看法，作為未來學輔中心，甚至是學務處的改進方向。

捌、散會（14時00分）